

牧

津

牧津卷之二十七目

嚴肅

董闕于

尹翁歸

魏相

張敞

王尊

二見

邳都

樊曄

田廣明

翟方進

朱博

二見

陽球

朱穆

劉陶

王澳

臧厥

元志

楊大眼

宋世景

王蓋

褚玠 二見

何鳳

賀太傅

王閔

吉翰

山遐

楊逸

蕭景

庫狄士文

嚴安之

張巡 二見

呂諲

劉栖楚

陳 詰

張 詠 七見

呂公弼

范純粹

王晦叔

李若谷 二見

劉 皓

楊景行

李 浩

賈 郁

况 鍾

王 銳

南大吉

趙 璜

徐 均

牧津卷之二十七

嚴肅

明山陰祁承燦輯

董闕干

董闕干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干喟然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

火烈民望而畏之，則褻者自遠矣。顧亦視其所治之民俗何如耳。

尹翁歸

尹翁歸少與季文右爲獄小吏，曉習文治。時宣帝初，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舉廉累遷，守東海，廷尉于定國、東海人欲屬托邑子兩人，比相見，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旣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

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剡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慄。莫敢犯。

禁東海大治及守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
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
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
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
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
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
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
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鐵自刎而死京師畏其
威嚴扶風大治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

人。開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退讓，不以行能驚

以一警百，是用嚴法，選用廉平，所繇與酷吏異，察奸必須任人，任人必須行罰，奸邪縣各有籍，則四境之內，皆了了胸中，安得不服，始終一嚴，以東海則東海治，以扶風則扶風治，爲政之所尚可知。

魏相

魏相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客按致其罪論棄市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

東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畱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遇，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子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

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居部二歲。徵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卽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

丞相子恐獲罪自免去。此正見弱翁丰裁。乃猶恐大將軍聞乎。以弱翁之剛腸。而亦多此一段周旋世情意。則涉世蓋難言之矣。

張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
驕貴，民多豪強，號爲難治。敞問武：「何以治梁？」武
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
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
敝，且當以往。後惠文彈治之耳。」吏還道之，敞笑
曰：「審如掾言，武辦治梁矣。」

惟識馭黠馬之法者，自可以治大都。

王尊

王尊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屬縣曰：「令長丞尉，

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椽功曹各自砥礪，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母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關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母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

汗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強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郁令、遷益州刺史。

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
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
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
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
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
威信，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
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
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
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

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
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
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
上奏曰：「強不凌弱，自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
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
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
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
京兆功効，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
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

百家之愛。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
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讐人之手。傷於
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蒙棘木之聽。
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願下公卿
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書奏天子。復以尊爲
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觀王子頴出教之意。惟在正身率下。明慎
其職。有何苛察。卽五官掾姦臧百萬。倘循
吏遇此。將坐視其姦。抑置之法乎。修身潔

已砥節首公，自是子轅一生定案，而再經坐免，竟蹈危機，然則執法果不可爲乎。

邳都

邳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捨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故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稍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備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
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
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
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旣爲
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
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雁門太守
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令
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

郅都公廉強力是張京兆一流人安可以

酷吏銅之千古。

樊曄

樊曄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鄆長。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裳道傍。曰以

付樊公視事十四年卒官未平中顯宗追思
在天水時政能以爲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
萬

余每觀前古道不拾遺之化德政所感者
十三嚴威所格者十七何者末世之人心
非威嚴無以成德化

田廣明

田廣明以郎爲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
殺伐爲治郡國盜賊竝起遷廣明爲淮陽太守

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雷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圍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輟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爲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女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爲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爲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爲左馮翊，治有能名。

此君才局類郅君章，而廉潔不如。然爲治自肅。

翟方進

翟方進，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爲丞相，司直丞相宣。

甚器重焉。嘗誠小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爲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居官自當不煩苛，案發大奸臧，正不煩苛。

中一事若瑣瑣察小者於大事定畧

朱博

朱博爲冀州刺史所屬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請至姑幕事畱不出功曹諸掾卽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乃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閣下召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

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
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劾檄
到齊伐聞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其搽持下皆此類也

刺史無庸代縣令緝姦非養尊也事迫而
對丞掾數語應口占檄風骨稜稜下吏敢
不以死報勝文移幾百許快哉

陽球

陽球、漁陽泉州人、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

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畧。山賊
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
前蒞高唐。志掃姦鄙。遂爲貴郡所見。枉舉昔桓
公釋管仲。射鉤之讐。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
以不德。敢忘前義。况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
今一獨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
狀者。不得復有所容。郡中咸畏服焉。

出教雖開之以自新。而丰裁自令人凜凜。

朱穆

朱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竝以微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畧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大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寃，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

覽其奏乃殺之

朱公叔刺冀之政頗近于峻然其作崇厚
絕交二論蔡中郎以爲刺薄者博而洽斷
交者貞而孤夫豈以刻薄博名高者大較
才局弘大一往奔詣故遇事不能假借

劉陶

劉陶潁川潁陰人桓帝時除順陽長縣多姦猾
陶到官宣募吏民有勇力能以死易生者得數
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按發若神

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

發奸摘伏，不得不嚴。然亦必平日了了胸中，始無株連善良之獎。○劉子奇能爲朱公叔訟寃，其風氣亦自相類。

王澳

王澳初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斷割，不避豪右。後爲溫令，縣多積猾，悉擒治之。商人露宿於道，有放牛者曰：以屬稚子。稚子，澳字也。終無牽牛者。遷洛陽令，寬猛時施，其寃抑久訟，歷政不能

斷及法理難平者，皆立剖洞，得其情實。京師以爲神明，病卒官，百姓男女老壯，相與賦斂致奠，輒歸道弘濃，人設盤餐於道。奠吏問其故，咸言平常繇京師持米至路，爲卒司所鈔，恒止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杜，故來報恩耳。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祀焉。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之所以爲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澳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

澳兩爲令，俱以嚴明得政譽，而感民，乃至。

於此。余固云。惠政必出以剛勝。

臧厥

臧厥以幹局稱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
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兇黨
皆襁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
臧彪。及卒。有趨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
臧厥旣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

下車宣化。兇黨便襁負而出。豈獨以威嚴
成治者哉。惜哉。此清直舍人耳。

元志

元志少爲洛陽令，不避強禦。與中尉李彪爭道，俱入見帝，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韉蓋，駐論道劔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會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辟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霜竹露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在其

本枝也。

令與中尉分途，畢竟非體。若曰神鄉縣主，則中尉非王臣乎？元志殊有所挾而然。

楊大眼

楊大眼爲荊州刺史，常縛藁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涪郡常有虎害人，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

復爲寇盜。大眼雖不識字，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作露布，皆口授之。爲將帥，恒身先士卒，當其鋒者，莫不摧拉。

能使蠻夷不敢爲盜，雖稱惡人何害。

宋世景

宋世景以伏波將軍行榮陽太守事，鄭氏豪橫，號爲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花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

終不相舍、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僚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正及諸細民、至卽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顏屏人家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奸摘伏、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輪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楚、

終日坐廳事，吏民至卽見之，使各盡其懷。抱此千古循良之榜樣，然而能令僚屬畏威而上下震懼，師其意而行之，當立見太平世界矣。

黃蓋

黃蓋爲石城長，石城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摘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

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漸容人事，蓋時有所省，得兩掾不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蓋曰：「前已相救，終不以鞭杖相加，遂殺之。」縣中震慄。

此法今亦行之於積胥，乃快。

褚玠

褚玠除山陰令，縣人張次德、王休遠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戶類多隱沒。玠、璩、次德等具狀啟臺，宣帝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

軍人八百餘戶

強令何必假寵靈於人主

何鳳

何鳳爲建安太守，物不敢忤，伏臘每放囚還家，依期而返。

每見縱囚，皆以恩信感，此獨以威嚴感，異哉。

賀太傅

賀太傅循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

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
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詣屯
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捕亡、悉以事言
上、罪者甚多、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詣孫皓
蒸後得釋、

郡太守欲易俗而治、更不必以威嚴所薄
俗、

王闔

王闔遷冀州刺史、闔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

物清... 卷二十七
賓客號曰王獨坐。
非性刻不能成獨坐。

吉翰

吉翰元嘉中爲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欲活之因輸入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生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旣欲加恩卿便代任其罪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

此因生命

因○果○應○生○理○不○可○以○典○籤○乘○機○市○恩○別○作○
成○心○若○囚○法○應○死○安○可○以○典○籤○代○但○用○此○
以○懲○黠○吏○可○令○此○輩○少○攝○

山遐

山遐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
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
戶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
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

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
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剪逋逃。退而就罪。無
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
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
豈郡多罪人。將箠楚所求。莫能自固耶。遐處之
自若。郡境肅然。遐卽濟之子也。

以詔書之詰問。而猶然處之自如。強哉矯
矣。然不如此。郡境亦安得肅然。

楊逸

楊逸在州憎豪猾善惡畢聞出使者皆自持糧
曰楊使君千里眼那可欺之
窮磨僻戶無地可控者安得借此君具眼
一照之乎

蕭景

蕭景在揚州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嘗
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卽發姥語曰蕭監州符
火燭汝手何敢畱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

今號稱風行雷厲檄下如雨曾有一吏人

畏其觸手者否。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陪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識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

噉官廚餅而杖子，矯情人也。獨其法令嚴肅，道不拾遺，差強人意。

嚴安之

玄宗嘗賜醕三月，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盡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金吾白挺如雨，竟不如河南丞一手板平。日之威信可知。

張巡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張巡初爲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
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
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

擔當世宙、定非優柔之士所能、卽此便可
識守睢陽力量矣、

呂諲

呂諲拜荊州刺史、諲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
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兵平軍萬人、退
吳蜀之衝、初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

希昂爲司馬督家千人自防惟一親將卒遂金
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
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
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誣伏甲擊
殺之誅黨偶數千人積尸於門內外震服及誣
爲荆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兵治威信故軍士用
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言之自至德以來除方面
數十人誣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吏哀錢
十萬徙祠府西始誣知杜鴻漸元載才薦于朝

後皆爲宰相。

積尸府門，疑於嗜殺，然悍將亂兵，自不得不震威以肅國法。至賦斂均一，薦舉名士，嚴而有體。

劉栖楚

劉栖楚爲京兆尹，峻刑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罰則逃軍中，無敢問。栖楚一切窮治，不閤旬，宿姦爲之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尚

敢衣冠不記頭上尹耶，與屬吏言不傷氣，嘗謂府縣官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游賞，勿致拘束。

栖楚作如此風裁，然爲諫官，欲碎首玉塔，人疑其尚有所附麗，何耶？

陳詒

祥符開封二赤縣，向時惟與權貴之家，督責運負公事，苟簡無復綱紀，至於胥吏皂隸，懈惰欺慢尤甚。陳詒知祥符縣，素知其事，頓革前弊，公

家之務。一循於法。東下如溼薪。胥吏而下。期于
州東一濟肆。相約悉逃去。預結海巡親事官。俾
以酷虐。聞時莊獻垂簾。喻宰臣令重行黜降。宰
臣稱詬風力動。正能振舉頽廢。不可爲胥隸構
陷。雖免左遷。然終解所任。

畿輔之地。撓法必衆。所從來久矣。陳詒雖
免左遷。而終解所任。則執法果不可爲乎。
法行以漸。頓之一字。鮮能竟局。惜哉。

張詠

張詠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傍巾，下有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殺我也。」詠援書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稱之。」

此於法畢竟爲故入，但蜀中法度久弛，懲一悍吏，聊用此權法。

呂公弼

呂公弼知成都府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
法當杖忤不受曰寧以劔死公弼曰杖者國法
劔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果罪不至死耶豈以自請而齒之劔乎此
與張乖崖斬盜錢吏相似呂公治尚寬臨
事之嚴乃爾

范純粹

范忠宣公純仁尹洛其佛牙院主不自檢束穢
行甚彰然不犯有司忠宣初不問也時其弟純

粹從居，嫉惡之，力勸忠宣抵其罪。忠宣曰：彼有
犯固在不宥，豈可無犯而求之乎？吾則未能，俟
爾守此未晚。後數年，純粹果守洛，久患其事，有
茶肆嬖人，文及甫之舊妾，與佛牙主通，被盜訟
至府。事連佛牙，純粹忽省前過，知其文氏妾，恐
有所請，就庭下直面鞠，案成，僧罪應徒，而背
有大瘡，吏以問純粹，判曰：非瘡，非病，特決戒關
者，扃門，卽行刑。及甫繼至，爲聞無及，復回，僧二
杖而癘落，三杖而至斃，一境莫不驚伏。

忠宣之平情容物，純粹之執法除奸，真可稱二難。然而爲忠宣易，爲純粹難。

王晦叔

王晦叔遷諫議大夫，知益州。賊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賊寇屏竄，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誅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值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誅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爲寇。晦叔奏復之。

蜀人大喜，爲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可以報之，俾壽而康。

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此一時除賊之權宜，不可爲法。但奏復乖崖平糴之政，直是消盜之源。○爲政而能使列郡皆外戶不閉，民安俗阜，無所不宜。

李若谷

李若谷知常州，宜興縣歲市湖泆茶數十萬斤，舊以稅錢多數爲差等，初吏不置籍，得以高下

其數若谷。因爲籍以揭示之。吏遂不能欺。出知
荆南府。王蒙正爲駐泊都監。倚章獻太后姻。故
多不法。若谷屢繩之。監司佑蒙正。奏徙若谷知
潭州。時有盜上下洞庭間。邀劫舟船。殺人卽投
湖中。沒其尸。及捕獲。多蒙讞得減死。黥配他州。
既而復逃歸。爲患滋甚。若谷潛使人擒致之。條
前後殺人狀。磔於市。由是湖中盜息。

治盜自不嫌殺手。若云化盜爲良民。此可
施於饑寒偶迫之人。而不可施於積惡不

稔之盜。

劉皓

劉皓質直有守，爲耀之倚，鄆縣郡醫姚生，以術賂結權貴，豪恣莫比。監司憚之，郡縣僚吏居職能媚姚生者，雖上位有隙，亦必善終。或升改而去，反是者，禍亦不測。遠邇畏恐，後郡僚有老母疾篤，哀求冀一就視，姚漫不加恤，使人謂曰：「我不可往，可遣而母來。」郡僚不得已，舁母往，姚之田畝貢賦未嘗納，皓聞其風久矣，至官深嫉之。

檢姚所欠賦稅以公引追納承行吏以死辭劉怒叱曰有禍我當爾吏持引至其家姚大怒毀其公引逕親訴於守吏歸以告劉笑曰何敢爾爾乃遣鬻者四人令之曰知姚醫謁守可以我命請至不從則奪昇而來爾等能辨此吾惟爾德否則當挈而妻子出吾境爾鬻者如其言昇至縣劉卽戒閹者謹守不外通立姚庭下詰訊曰爾庸醫賦稅敢不納也姚厲聲與劉相抗後問曰郡官母老病篤汝寄跡郡中不就視而

使其來此何理也。遂命吏械之。姚虞勢弱，卽解容俛首曰：「某愚無知，爲上位優容至此，不意明公威嚴若是。幸見恕命，綳於廡下。凡累日，姚以病告。劉曰：『爾罪人不可歸。』」快哉家人欲視，令來此。其母八十餘，還追至視疾，僚屬咸快其事。就告劉曰：「此奇事，然不爲己甚，容自新，懇之再三始從。」太守與姚善，頗不自潔，怒劉之暴欲劾，而劉先奏守過，伏辜。劉竟無罪，劉因慨然曰：「此何時哉！吾不可以居此，卽解印去。」

邑令折辱一醫人、何足見風力、惟爲有老
母之郡僚洩憤、大快大快、然以此而奏劾
其守、則不無先發制人之意矣、幸有慨然
一行、可權末着、

楊景行

楊景行初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
知井飲、汲於河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
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
茨、民始免於疾癘火災、豪民十人號十虎、干政

害民悉捕寘之法。調承新州判官奉郡符命覈民田租除剗宿弊奸欺不容細民賴焉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發摘奸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由是官吏畏其人不取詰治陶遂暴橫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發人冢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景行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路當道者以危語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

獲安轉湖州路歸安縣尹奉行省命理荒田租民無欺弊景行所歷州縣皆有惠政

所至鋤強戢暴剷弊察寃卽此便爲惠政

李浩

李浩在台州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於權貴之家爲一郡害會奸利事發械繫死於獄盡籍其家至是權貴教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妾事參政劉拱奏李共爲郡得罪豪民爲其所誣上顧曰守臣繫死豪民豈易得耶章遂畱中不下

除巨兇於一方，遂得受知明主，快哉。

賈郁

賈郁爲仙游令，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及受代，有一吏酗酒，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曰：「竊銅鑿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以渡海，不假鑪錘，因決杖徙之。」

事逢其適，不然，真是鐵船渡海矣。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况鍾

况鍾始由小吏拔爲郎。吳郡守前政狼籍，公私備窘。宣廟方軫皇衷，內相三楊公特薦鍾。遂命爲蘇州守。又賜璽書，假便宜從事。鍾初視銀黃，猶無以稱。郡提控持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藐且狎焉。凡牘中竄塞囊窟，退輒密疏之。弊害了了，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百方誘謾，兼事凌侮。鍾亦唯唯。旣朞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呼禮生來。旣至，僚屬以下亦集。鍾言某日有朝廷

敕未嘗宣今日宣敕及宣中有僚屬不法還自
拏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鍾坐堂上喚里
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瘴
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爲剖別今以屬若
等○適○以○善○惡○戶○來○報○善○者○吾○優○視○之○甚○則○賓○致○
鄉○飲○惡○者○且○爲○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伺○若
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聲○言○某○日○某○事○爾○作○如
此○擬○爾○應○寤○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然○乎○羣
胥駭服不敢辨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

裸之。俾阜隸有膂力者，四人昇一胥，擲空中，擲死之。阜姑少投去，鍾大怒，吾爲百姓殺賊，狗鼠輩謂吾樹虐威耶。高投之，不死，死爾狗曹矣。阜隸懼，如命，立斃六人。鍾命呼屠人持鈎來，鈎其髮，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戰栗，革面焉。

劇郡積姦，故須大劊，亦幸奉有璽書，可得一意便宜從事。至於行法太酷，此伯律所以遜循良一籌也。

王銳

王銳景泰間爲彰德知府。銳長身修髯，顧眄生威，有權術。政治尚嚴，察郡中吏民賢不肖，賦則獄訟，皆籍識，自聽其政。吏亡得爲姦，出必鑰關泥之，民終歲不得與吏交一言。每行郡城中，民皆閉戶，不敢立道傍。藏遠雞犬，恐有聲。銳時策馬過，視馬耳，不左右顧，令民臨道屋，俱作修廊。簷外浚深溝，雨潦得洩，中道隆立，令水赴溝中行。委巷口樹柵門，有鑰。甲夜卽闔門，釘板仰臥柵門外。柵竟夜鳴，姦人莫敢入郡地。尤畱心學。

校凡朔望謁先師廟已坐明倫堂聽諸生說經
發疑諸生皆居學宮籌議姓名政少暇令隸持
數籌造明倫堂諸生持籌來自臨試或背誦書
或作義其他出及不衣冠居者受笞當是時贊
序間讀書聲洋洋盈耳丁祭陳鐘鼓鳴絃管升
降揖遜甚都叅政姚龍行部至府往見之出而
歎曰此雖國學亦無以加

彰德守事事整肅而迹類於嚴第一輩實
心做事人卽如畱心學校躬親教之至於

諸生他出及不衣冠者，皆受笞一段古道。令人可想。末世青衿，每以辱士與有司相詬厲。若如王公之笞，凡有血氣，能不心帖否。所以聖賢惟禮教之爲兢兢也。

南大吉

南大吉嘉靖初以部郎出守紹興同知靳塘多智諳在任久諳諸利弊大吉下車每事諮詢塘以書生易而謾之大吉陰察其情而陽爲不知者既三月一日坐堂上召諸吏抱卷集庭下數

之曰若等善欺予某事然若以爲不然某事不
然若以爲然何欺予如是亟持案來案至立剖
數十事悉中情理人人懼伏塘駭汗辭舌不敢
出一氣由是飭條教頒下邑懲奸戢暴巨豪石
天祿戴顯八者寓盜致饒官府素不能治悉逮
捕斃獄中每臨重囚必朱衣象簡秉燭焚香大
開重門令衆矚之望見者以爲神人不可犯然
頗傷苛急當是時王文成公講明聖學大吉初
以會試舉主稱門生猶未能信久之乃深悟痛

悔執贄請益文成曰人言不如自知之明自悔之篤於是稍就和平

南公除暴禁奸吾郡二百年來所不多見而文成隨機規誨更是進公一格

趙璜

趙璜擢知濟南府府有點吏能舞文爲政蠹守莫能制璜預選吏農性朴敏者教之法律踰年得可任者二十餘人遠盡逐積猾吏宿弊革殆盡漢庶人牧場故是海豐民田旣入官王府復

奏乞璜迄以歸民兩巨璫以選昏至郡皆憚璜
戢不敢肆尋擢順天府丞忤逆瑾削職歸里
禁胥吏之爲奸不若選胥史之奉法

徐均

徐均仕爲肇慶府陽春縣主簿陽春故春州地
瘴癘名嶠聞者惴慄每使者當按行託故避去
由是縣豪得雄據爲姦利縣官至受頤指少觸
之輒死前後莫敢忤幸滿考相載去均廉知之
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復白

此洞主老病家居，宜就見。叱曰：若化外，抑民侮也。亟走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劍示之。大老聞，恐懼，乘輅與至。叱使下拜，不得已蒲伏，熟視諭遣之。旋伺其語有異，而府符適下，遂繫之獄。均曰：是其人必且奈劫獄。戒吏士操鼓角，謂其私衙，自帶劍挾弓矢，披甲長嘯。大老二子，果各將其衆來，聞之皆懼，莫敢前。詰朝，昇兩大瓜，安石槽十數枝，致饋，皆黃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卽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竟受賕，大老

脫歸數致前所饋均再拒之發怒欲捕治大老
震慄求府符詢均攝陽江縣陽江亦治服均旋
丁母憂去

此君處騎虎之勢不得不爾妙在麾其重
賄執法得以自由然至於操鼓角徧私衙
則真畏大老如虎矣